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

——基于 CHARLS 数据 7 669 个样本的分析

余泽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子代支持方面,有无子女经常性经济支持、有无子女生活照料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无子女大笔援助、有无孙代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在亲代支持方面,是否对子女经常性经济支持、是否照看孙代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是否对子女大笔援助、是否对孙代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缺乏统计学意义。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城市满意度高于农村;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同,就子代支持而言,农村代际支持对提高老年人满意度有更显著影响;就亲代支持而言,农村老年人在时间资源上更具优势,城市老年人则在经济资源上更具优势。

关键词: 代际支持;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城乡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7)01-0062-08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analysis of 7 669 samples from CHARLS

YU Zelia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2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2011 baselin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n the life of the elderly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as the following. In the descendants' support, whether there is economic support and life caring affe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ignificantly, but whether there is large economic aid and grandchildren's economic help have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it. In the parental support, whether giving economic support and looking after the grandchildren affect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significantly, but whether giving large amount economic aid and giving economic support to the grandchildren have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i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life satisf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ural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an the rural. Beside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different. In the descendants'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rural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parental support,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has more advantages in time, while urban in econom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收稿日期:2016-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RK006);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课题项目;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2017-CXTD-09)

作者简介:余泽梁(1992—),男,湖北黄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主观幸福感问题受到广泛关注^[1-3]。生活满意度是反映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4],也是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常用

方法^[5]。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一般及以上水平^[6-7]。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健康、人口特征、社会保障、社会支持等^[8-12],其中,代际支持是非正式社会支持的重要方面。

代际支持是指家庭中上下代之间在经济、生活以及情感上的互惠互助^[13]。根据流动方向可分为子代支持和亲代支持。综合已有研究不难发现,代际支持研究大量集中在两方面:代际支持行为产生的动机和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关于代际支持行为动机的研究,较早的有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14-15],中国本土化的有交换论、反馈论以及责任内化论等^[16-18]。代际支持行为动机的多样化从侧面反映出,目前尚没有一种代际模式能够解释所有代际支持行为^[19]。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特征、家庭结构以及社会变迁三个方面^[19]。

虽然代际支持问题备受关注^[20],但国内关于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较少^①。从已有研究看,张文娟、李树苗及贺志峰认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满足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21-22],但 Cheng 等对子女在提供经济支持过程中未能对老年人保持尊重的现象作出了批判,他认为这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23]。高歌、高启杰发现有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明显更高一些^[24],而 Chen 和 Silverstein 认为子女的日常照顾将导致老年人自主生活能力的逐渐消失,最终降低其生活满意度^[25]。Zhang、Chen 和瞿小敏发现老年人在照看孙辈过程中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显著提高了其生活满意度^[26-27],而 Chambers 等认为老年人提供较多的生活照料服务容易厌烦和产生挫败感^[28]。Cong 和 Silverstein 认为老年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实现了自我效能,有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29],但不宜过度^[30]。多项研究证实,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互助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且比有形支持更具意义^[31-32]。不难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结论存在较多争议。

综合来看,已有关于代际支持与养老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部分学者将代际支持狭义地理解为自下而上的子代支持,亲代支持对其自身生活质量的影响往往被忽略,有失

偏颇。二是多数学者在变量的选择中,只研究了子代与亲代的代际关系,并没有将孙代与亲代的关系考虑其中。三是从研究区域范围来看,数据大多采集于某个省份,缺乏全国性的实证分析,使得研究结果难以有效地推广到其他地区。四是缺乏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代际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为此,笔者拟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展开实证分析。

二、样本特征与变量选取

1. 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CHARLS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数据,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此次调查于2011—2012年开展,采用多层随机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省、150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在剔除年龄小于60岁的样本,并对缺失值采用期望最大化算法(EM)进行填充后,最终选取出7669个样本(表1)。

表1 样本个体特征描述

项目	类别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3 825	49.9
	女	3 844	50.1
婚姻状况	在婚	5 667	74.0
	其他	1 992	26.0
年龄	60-69岁	4 742	61.8
	70-79岁	2 264	29.5
	80岁以上	663	8.6
文化程度	文盲	2 848	37.1
	小学	3 353	43.7
	初中	992	12.9
生活满意度	高中及以上	476	6.3
	不满意	2 325	30.3
	满意	5 344	69.7

从表1结果来看,男女老年人口数量差别不大,其中男性所占比例为49.9%,女性为50.1%。从受教育程度来看,37.1%的老年人是文盲,43.7%的老年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2%的老年人达到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这符合老年人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的现实。从婚姻状况来看,74.0%的老年人处于已

婚状态, 26.0%的老年人处于未婚、离异、丧偶等婚姻状态, 婚姻状态比较稳定。从年龄来看, 60~69 岁之间低龄老人占比 61.8%, 70~79 岁之间的中龄老人占比 29.8%,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比 8.6%, 中低龄老人占多数, 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从生活满意度状况来看, 69.7%的老年人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说明家庭养老方式下的大多数老年人幸福感较高; 但尚有超过 30%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不高。

2. 变量选取

本文因变量是老年人自评生活满意度, 采用单维测量方法^[33], 在 CHARLS 问卷中, 即为“总体来说, 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 答案分别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儿也不满意。老年人回答极其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认为其“满意”, 赋值 1; 老年人回答不太满意和一点儿也不满意认为其“不满意”, 赋值 0。

自变量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代际支持, 包括子代支持和亲代支持两方面; 二是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变量。支持的内容包括经济支持、服务性支持两方面的指标^②。从个体特征来看, 包括性别、地区类型、文化程度、年龄、自评健康、婚姻状况、是否参加社会活动、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以及是否领取养老金 9 个子变量。代际支持为主要解释变量, 而老年人个体特征变量为控制变量, 主要用于消除老年人个体差异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自变量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1; 女=0	0.50	0.500
地区类型	城市=1; 农村=0	0.14	0.347
文化程度	非文盲=1; 文盲=0	0.63	0.483
年龄	取值范围为60岁以上	68.48	7.074
自评健康	非常健康=5; 健康=4; 一般=3; 2.67 不健康=2; 非常不健康=1	2.67	0.786
婚姻状况	已婚=1; 其他=0	0.74	0.439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	是=1; 否=0	0.45	0.498
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1; 否=0	0.07	0.248
是否领取养老金	是=1; 否=0	0.90	0.300
子女常规经济支持	有=1; 无=0	0.19	0.393
子女生活照料	有=1; 无=0	0.66	0.473
子女大笔援助	有=1; 无=0	0.02	0.151
孙代经济支持	有=1; 无=0	0.02	0.146
对子女常规经济支持	有=1; 无=0	0.03	0.180
对子女大笔援助	有=1; 无=0	0.08	0.267
是否照看孙代	是=1; 否=0	0.16	0.371
对孙代经济支持	有=1; 无=0	0.06	0.245

从变量类型来看, 因变量为二分类; 自变量包括虚拟变量、定序变量和定距变量三类。其中年龄为定距变量, 自评健康为定序变量, 其他为虚拟变量。医疗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 养老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经济支持调查的是过去一年的情况, 包括定期和不定期的经济支持; 大笔援助是指除了经济支持以外的超过 5 000 元的大笔财物, 包括现金、土地、房屋或其他资产, 或者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或遗产继承、帮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等方面的支出。

本文主要研究三个层面 17 个自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由于将因变量可操作化为二分类变量, 应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设因变量为 y , 影响 y 的自变量个数为 $k(1 \leq k \leq 17)$ 。设 $p(y=1|X) = p_i$ 表示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所发生的概率, $1-p_i$ 则表示老年人对生活不满意的概率, 则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ln \left(\frac{p_i}{1-p_i} \right) = \alpha + \sum_{i=1}^k \beta_i x_i$$

上式中, α 为常数项, k 为自变量的个数, 其中, β_i 是自变量的系数, 反映自变量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程度。

三、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 subjective 体验, 受诸多社会心理因素决定^[34], 可以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方面^③。本文以情感反应为中介, 提出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理论框架(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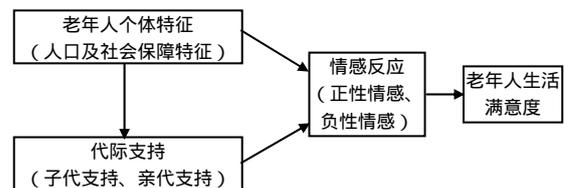


图 1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理论假设

子代支持包括常规经济支持(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和孙代经济支持)、子女大笔援助以及子女生活照料。具体而言, 常规经济支持(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和孙代经济支持)能够保证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减轻老年人对于经济保障的忧虑; 子女大笔援助主要用于老年人因病因灾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大量经济需求, 提高了老年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及其安全感;

子女生活照料解决了部分老年人因生理机能退化使生活不便的问题,满足了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子代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子女或孙代对老年人提供常规经济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子女提供老年人经济支持,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高;子女在生活上给予老年人照料,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倾向越大。

亲代支持包括老年人对子女或孙代的经济支持,对子女经济支持以及照顾孙代。具体而言,老年人对子女或孙代经济支持有两种常见情况,一是老年人将自己的部分收入资助子女,二是老年人从一个子女给的钱中拿出部分支持另外的子女,在“给”的过程中,老年人体会到了快乐,实现了自身价值^[33]。对子女经济支持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负担,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防范风险的能力。在照顾孙代的过程中,老年人会因看到后继有人而感到幸福,而且孙代是促进老年人与子女情感交流的纽带,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亲代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具体而言,老年人对子女或孙代提供常规经济支持,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老年人对生活不满意的可能性大;照顾孙代增大了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主观评价,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无疑会受到老年人个体特征的影响,即不同特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老年人更加乐观积极,其回答生活满意度高的可能性更大^[34]。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老年人的收入更高,生活水平更好,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更大。文化程度越高,认知能力越强,对生活满意度的理解更准确,更倾向于较高的满意度^[35]。一般认为,心态越乐观,长寿的可能性越大,正是这种存活效应的作用,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加大^[36-37]。自评健康越好的老年人,在精神上受疾病困扰的影响越小,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越大。与其他老年人相比,在婚老年人有伴侣陪伴,感到孤独的可能性更小。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

老年人,一方面自身性格较为开朗,另一方面与其他人的交往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参与医疗保险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因病遭受损失的担忧,增大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领取养老金可以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三:男性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大;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更高;非文盲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更大;自评健康越好,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在婚老年人更倾向于对生活满意;参与社会活动会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参加医疗保险增大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

四、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见表 3。模型 1 以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即为个体特征变量。数据结果显示,地区类型、文化程度、年龄、自评健康、是否参加社会活动以及是否领取养老金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假设三相符。具体来说,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发生比,是农村老年人的 1.410 倍;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可能性越大;年龄增加一岁,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将提高 1.6%。健康状况每提高一个等级,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增加 1.696 倍;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没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这一概率的 1.646 倍;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越倾向于满意生活现状。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统计学意义。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可能是社会发展使得男女在心态上趋于一致造成的;婚姻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现代社会的婚姻观念更加包容开放;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可能的解释是,医疗保险的自主选择性使得参保人多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通常比较低。

表3 代际交换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Exp(β)	β	Exp(β)	B	Exp(β)
性别	0.009	1.009	0.010	1.010	-0.018	1.018
地区类型	0.344***	1.410	0.324***	1.382	0.296***	1.344
文化程度	0.124**	1.132	0.120**	1.128	0.112*	1.118
年龄	0.016***	1.016	0.016***	1.016	0.016***	1.016
自评健康	0.992***	2.696	0.985***	2.606	0.970***	2.638
婚姻状况	0.094	0.910	0.105*	0.900	0.107*	0.899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	0.498***	1.646	0.498***	1.645	0.498***	1.646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004	0.973	-0.001	0.999	0.001	0.995
是否领取养老金	0.211**	0.042	0.189**	1.208	0.192**	1.212
子女经济支持			0.135*	1.144	0.069*	1.072
子女生活照料			0.322***	1.380	0.322***	1.380
子女大笔援助			0.117	1.124	0.103	1.108
孙代经济支持			-0.158	0.854	0.132	0.876
对子女经济支持					0.644***	1.905
对子女大笔援助					-0.133	0.876
是否照看孙代					0.156**	1.169
对孙代经济支持					0.082	1.086
Constant	-3.176	0.042	-3.300	0.037	-3.340	0.035
-2 Log likelihood	8 685.713 ^a		8 646.101 ^a		8 622.737 ^a	
Asymp. Sig.	0.000		0.000		0.000	
Cox & Snell R ²	0.090		0.095		0.098	
Nagelkerke R ²	0.128		0.134		0.138	

注: * p<0.1, ** p<0.05, *** p<0.001.

模型2加入了子代支持变量。从数据结果来看,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假设一相符,其中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使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发生比增加了14.4%,子女生活照料使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增加了38.0%;而子女大笔援助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缺乏统计学意义,可能的解释是,中国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比较稳定,发生疾病和意外灾害的概率较小,接受子女大笔援助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变化无法影响整体结果;孙代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目前的家庭赡养责任主要为子代承担,孙代参与较少,符合现实状况。

模型3加入了亲代支持变量。结果显示,是否照看孙代和是否对子女经济支持都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假设二相符。具体而言,照看孙代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没有照看孙代老年人的1.169倍。对子女经济支持使老年人满意生活的概率发生比增加了90.5%,而对子女

经济支持的老人越倾向于对生活感到满意,该结果似乎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啃老”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原因,即老年人可能乐于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不介意在经济上对子女给予支持,进而助长了成年子女的依赖行为,可以说,老年人可能也是“啃老”现象盛行的“帮凶”。对子女的大笔援助以及对孙代的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其中,对子女大笔援助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发生比是没有对子女大笔援助老年人这一概率的87.6%,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解释是,大多数的这种资助行为发生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中,不会造成物质生活质量的巨大落差;对孙代的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统计学意义,可能的解释是,隔代经济支持的现象并不多见。

五、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整体而言,69.7%的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30.3%的老年人对生活不满

意。从地区类型分别来看，城乡老年人对生活表示满意的分别是 76.1%和 68.6%，城乡老年人对生活表示不满意的比例分别是 23.9%和 31.4%。根据卡方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性，符合前文假设。接下来将分别对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与代际支持进行回归，数据结果见表 5。

表 4 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表(%)

		地区类型		合计
		农村	城市	
养老满意度	不满意	2 069.0	256.0	2325.0
	比例/%	31.4	23.9	30.3
	满意	4 530.0	814	5 344.0
	比例/%	68.6	76.1	69.7
合计(N=7669)		6 599.0	1 070.0	7 669.0
		100.0	100.0	100.0

注：Pearson Chi-Square=24.047 Asymp.Sig=0.000.

从老年人个体特征来看，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自评健康、是否参加社会活动以及是否领取养老金，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的因素有年龄、自评健康以及婚姻状况。

从子代支持方式来看，子女大笔援助和孙代经济支持均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与整体回归结果无异。而在子女经济支持和子女日常照顾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方面城乡差异明显。就子女经济支持而言，其与城乡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均显著相关，但是，接受子女经济支持使得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增加了18.4%，而使得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的概率降低了66.1%。可能的解释是，从总体情况看，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的收入水平^[38]。子女的经济支持将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所带来的福利增加效应不显著，而且过多的经济支持可能会造成老年人对子女的过渡依赖，从而对其主观生活质量带来负面影响。就子女日常照顾而言，其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接受子女日常照顾的农村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更大，而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从总体情况来看，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城市老年人^[39]，

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日常照顾需求更大，而城市则不然。

表 5 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4		模型5	
	β	Exp(β)	β	Exp(β)
性别	0.117	1.017	-0.007	0.967
文化程度	0.113*	1.120	0.113	1.120
年龄	0.014**	1.014	0.030**	1.030
自评健康	0.963***	2.619	1.061***	2.888
婚姻状况	0.040	0.960	0.599**	0.549
是否参加社会活动	0.530***	1.699	0.254	0.112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005	0.962	-0.145	0.865
是否领取养老金	0.218**	1.243	-0.123	0.884
子女经济支持	0.169**	1.184	-0.415**	0.661
子女生活照料	0.357***	1.428	0.068	1.070
子女大笔援助	0.140	1.150	-0.038	0.962
孙代经济支持	-0.050	0.952	-0.469	0.626
对子女经济支持	0.449**	1.567	1.659***	5.256
对子女大笔援助	-0.239**	0.787	0.236	1.266
是否照看孙代	0.189**	1.209	0.012	1.012
对孙代经济支持	0.012	1.012	0.471*	1.601
Constant	-3.255	0.039	-3.535	0.029
-2 Log likelihood	7 529.946 ^a		1 052.968 ^a	
Asymp. Sig.	0.000		0.000	
Cox & Snell R ²	0.098		0.110	
Nagelkerke R ²	0.137		0.165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01$. 模型 4 为农村老年人口满意与代际交换的的回归，模型 5 为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代际交换的回归。

从亲代支持方式来看，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对子女经济支持、对子女大笔援助以及照看孙代，影响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对子女经济支持和对孙代经济支持，城乡差异明显。就对子女经济支持而言，其与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显著相关，但影响程度不同。对子女经济支持，使得农村老年人感到生活满意的可能性提高了 56.7%；在城市，对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是没有在经济上支持子女的老人概率的 4.256 倍。就对子女大笔援助而言，其使得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降低了 78.7%，而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缺乏统计学意义。就主观来讲，对子女的大笔援助可能更多的是彩礼以及婚房等婚嫁费用。多位学者证实彩礼会导致农村家庭“因婚致贫”的后果。本文数据也说明高额的婚嫁费用可能会使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就照看孙代而言，其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

相关,使得农村老年人生活感到满意的可能性增大,而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较城市比较明显,而在子女外出务工后,照看孙代被老人视为“使命”,这种使命感可能会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正面效应。就对孙代经济支持而言,其使得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增加了2.9%,而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关系,可能也与城乡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有关,不再赘述。

综合来看,就子代支持而言,使得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增加的有子女经济支持和日常照顾,而与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关的仅有子女经济支持,且降低了老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说明农村地区代际赡养(即子代支持)在养老中的作用明显大于城市地区,城市地区的代际赡养功能正在逐渐消失。就亲代支持而言,与城市老年人满意度显著相关的都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而与农村老年人满意度显著相关的因素虽然更多,但主要是照看孙代等对子女生活方面的支持提高了其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体现出城乡老年人在支持子女方面可付出资源的差异性,城市老年人在经济方面更具优势,而农村老人在时间方面更具优势。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代际支持与城乡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主要结论与讨论如下:

(1)代际支持显著加大了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实证结果表明,在子代支持中,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的生活照料能显著增加老年人生活满意的概率;在亲代支持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照看孙代能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的可能性。在家庭养老中,代际支持的作用依然不可忽略;老年人对家庭的代际支持,不仅能有效缓解社会竞争给年轻成年子女带来的经济以及照顾孩子的压力,还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积极老龄化”观念的体现。

(2)在代际支持中,子代与亲代的代际支持关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实证结果显示,只有子代与亲代的代际支持因素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相关关系^④,而对孙代的经济支持和孙代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

显著影响。

(3)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城乡差异,且其代际影响因素不同。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优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造成该现象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讨论了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是生活满意度造成的影响。就子代支持而言,在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可能性的作用上,农村代际支持比城市显著;就亲代支持而言,在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概率的作用方面,农村生活照料方面更为显著,而城市在经济支持方面更为显著。

同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仅在经济和生活方面讨论了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而舍弃了情感交流方面的因素,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化。

注释:

- ① 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以“代际支持”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两个关键词为检索条件,一共检索出相关研究文献15篇,其中只有5篇专门论证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② 由于CHARLS数据中没有能够较好代表情感的变量,故本文着重研究代际支持中的经济支持与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 ③ 生活满意指数(LSIA)是由反映生活满意度的20个条目组成,主要测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正负感受。
- ④ 是否照看孙代表面上看是亲代对孙代的代际支持,但其缓解的是子代的负担,实际受益者是子代,况且被照看的孙代属于未成年个体,理论上不具备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能力。

参考文献:

- [1]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82-102,207-208.
- [2] 希尔克·布罗克曼,简·德尔海,克里斯蒂·韦尔泽,等.中国困惑: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背离[J].国外理论动态,2014(5):75-87.
- [3] 朱喜群.收入增长、收入差距和居民幸福感——国际与国内的经验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6-21.
- [4] Bukenya J O. An Analysis of Quality of Lif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West Virginia, [M].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001.
- [5] 曾毅,顾大男.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J].中国人口科学,2002(5):61-71.
- [6] 刘西国.社交活动如何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J].人口与经济,2016(2):40-47.
- [7] 瞿小敏.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 基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分析[J]. 人口学刊, 2016(2): 49-60.
- [8] 胡洪曙, 鲁元平. 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J]. 中国软科学, 2012(11): 41-56.
- [9] 胡宏伟, 高敏, 王剑雄.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4): 48-54.
- [10] 王萍, 李树茁.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1): 44-52.
- [11] 李建新.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 人口研究, 2007(3): 50-60.
- [12] 贺寨平.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身心状况[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 135-148, 207.
- [13] 穆光宗. 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 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2.
- [14] Becker G S.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6): 1063-1093.
- [15] Cox D.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3): 508-546.
- [16] 杜亚军. 代际交换——对老龄化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1990(3): 24-29.
- [17]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3(3): 7-16.
- [18] 张新梅. 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与假设推导[J]. 人口学刊, 1999(1): 58-61.
- [19] 左冬梅, 李树茁, 吴正. 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年龄模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5-36.
- [20] Anna Hjalms. Because we know our limits: Elderly parents' views on intergenerational proximity and intimacy[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2(26): 296-308.
- [21] 张文娟, 李树茁.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 2005(5): 73-80.
- [22] 贺志峰.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1(S1): 1-3.
- [23] Cheng S T, Chan A C M.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61(5): P262 - P269.
- [24] 高歌, 高启杰.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3): 61-68.
- [25] Chen X, Silverstein M.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2000, 22: 43-65.
- [26] Zhang W, Chen 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f older Chinese: Exploring the roles of activities,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2014, 29(1): 37-51.
- [27] 瞿小敏. 代际交换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165-171.
- [28] Chambers M, Ryan A, Connor S. Exploring the emotional support need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family carers[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 2001, 8: 99-106.
- [29] Cong Z,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J].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5): 6-25.
- [30] Chen X,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2000, 22(1): 43-65.
- [31] 郭志刚, 刘鹏.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子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71-80.
- [32] R L Frider. Adult children's supportive behaviour and older par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2, 58(4): 661-680.
- [33] Neugarten B L, Havighurst R J, Tobin S. The measurement of lif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61, 16: 134-143.
- [34] 陈世平, 乐国安. 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心理科学, 2001(6): 664-666, 76.
- [35] 张岭泉. 农村代际关系与家庭养老[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12): 138-144.
- [36] 王莹, 傅崇辉, 李玉柱. 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S1): 77-82, 177.
- [37] 李德玉, 傅崇辉.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分析[J]. 统计教育, 2006(6): 15-18.
- [38] 骆为祥, 李建新.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6): 51-61.
- [39] Zhou Min, Qian Zhenchao. Social support and self-reported quality of life: China's Oldest Old[M].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8, 20: 359-377.

责任编辑: 曾凡盛